



当代欧美世界犹太研究的进展与特征

艾仁贵*

纳粹大屠杀摧毁了欧洲作为犹太研究中心的地位,使之转移到美国和以色列等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犹太学术出现了快速发展的繁荣景象,而欧洲犹太研究也出现了一定的恢复。当代欧美世界的犹太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并建立了一批学术研究机构,主要呈现三大特征:对社会科学方法的吸收与采用;国际化的趋势在不断加强;出现了后现代主义的转向。与以色列代表的民族主义学术方向不同,欧美世界的犹太研究坚持流散地的多元主义精神,强调犹太社团在流散地的活力。

作为有史以来变动最为激烈的世纪,20世纪发生了深刻影响犹太世界的三件大事——纳粹大屠杀、以色列建国与美国犹太社团的崛起。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些重大事件也深刻地改变了犹太研究的版图和格局:纳粹大屠杀摧毁了欧洲作为犹太文化与学术中心的地位,随着以色列的建国以及美国犹太人的崛起,犹太研究的中心随之转移到以色列与美国两地,尤其美国的犹太研究发展到空前繁荣的地步。尽管如此,欧洲犹太学术在战后出现了一定的恢复。本文拟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来当代欧美世界犹太研究的主要进展进行概述,并归纳其基本特征,从而窥探当前国际犹太研究的基本状况与发展趋向。

一、纳粹大屠杀对当代犹太思想的冲击

纳粹大屠杀造成600万欧洲犹太人的死亡,对此前所未有的灭绝行径,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难接受,许多犹太人因此产生了极大的困惑和不解,越来越

* 艾仁贵,河南大学以色列研究中心副教授。本文为河南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文化犹太复国主义与以色列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批准号:2014CLS013)的阶段性成果。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多的人对此进行认真的反思。针对任凭大屠杀发生而没有任何有力的力量加以阻止的事实,一些人用“上帝特征的隐匿”(God being hidden features)这一观念来进行解释,此观念源于《圣经》,特别是“救主以色列的神啊,你实在是自隐的神”^①。犹太神秘主义派别喀巴拉派就认为“上帝的藏匿”是对犹太信仰者的一种挑战,上帝通过隐身或假意的消失来考验子民是否对其保有忠诚。马丁·布伯于1952年出版了《神蚀》一书,集中回答了大屠杀中上帝存在的问题。他将上帝“隐身”的含义加以延伸,认为上帝在历史上的活动并不是连续的,在某些历史事件中人们可以感受到其存在,而在另一些事件,比如大屠杀中,就发觉上帝似乎不存在了。“天堂之光被蚀,即神蚀……日蚀发生在太阳和我们的眼睛之间,而非发生在太阳本身,因此,神并不会因为我们看不见而不存在。”^②布伯强调,犹太人正处在一个等待上帝的艰难时刻,大屠杀的悲剧是因为神的暂时被蚀,人需要耐心等待,等待隐藏起来的神再次显现,从而恢复被大屠杀破坏的神人关系。

尽管有不少思想家为大屠杀中上帝的缺席开脱,但上帝作为公义、仁慈、怜悯的象征坐视几百万子民被送进纳粹焚尸炉于不顾的现实,引起一些学者对于上帝存在的强烈质疑。对纳粹大屠杀神学反思的激进观点来自美国自由派犹太神学家理查德·鲁宾斯坦(Richard Rubenstein),他在1966年发表《奥斯威辛之后》(*After Auschwitz*),对上帝作为“历史主宰”的传统观念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上帝没有通过拯救他的信仰者来显现其力量,进而指出对大屠杀唯一的诚实反应就是对上帝的拒绝以及“所有的存在最终都是无意义的”认识:

在纳粹时代之前,无论何时存在着对犹太人的严重威胁,无论有多么严重,上帝都多少回应了其子民的哭喊。而在奥斯威辛和其他集中营里,当绝处无生的犹太人被驱向焚尸炉时,他们开始吟诵犹太教经文,高声颂扬自己的民族文化,然而上帝似乎没有回应他们的祈祷。……我们生活在“上帝已死”的时代,我的意思是:联系着神与人、天与地的线断了。我们站在一个冷酷、寂静、无情的宇宙之中。除我们自己的才智外,再没有任何客观力量可以来相助。在发生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罪行之后,一个犹太人对于上帝还能说些别的什么呢?^③

从犹太学术发展史来看,纳粹大屠杀直接促成了犹太学术中心的转移。第

① 《以赛亚书》45:15。

② Martin Buber, *The Eclipse of God*, New York: Humanity Books, 1952, p. 23.

③ Richard L. Rubenstein, *After Auschwitz: Radical Theology and Contemporary Judaism*, Indianapolis: The Bobbs-Merrill Co., 1966, pp. 151-153.



二次世界大战前,犹太学术的中心在欧洲,德国是现代犹太学术的中心,而东欧则是传统犹太学术的中心。自纳粹上台后,德国的各级教育体系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纳粹化(Nazification)的过程。为降低和根除犹太人对于德国社会的“不良”影响,在学术机构中推行普遍的雅利安化。1938年,纳粹关闭布雷斯劳犹太神学院(Jüdisch-Theologisches Seminar)与正统派犹太教拉比学院(Rabbinerseminar für das Orthodoxe Judentum),到1942年,柏林犹太教科学高等研究所(Hochschule für die Wissenschaft des Judentums)也被摧毁,标志着犹太人在德国学院体制中维持犹太研究努力的最终失败,也表明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犹太教科学运动走向终结。随着纳粹侵入东欧,旨在开展与意第绪语有关的东欧犹太人历史与现状研究的意第绪科学研究所(Yidisher Visnshaftlekher Institut,简称YIVO)^①被迫于1940年迁往美国,象征着意第绪乃至东欧犹太学术的中心转移到新大陆。

二、战后美国犹太学术的繁荣

由于纳粹的迫害,大批犹太知识精英涌入美国,从而促使美国犹太研究在战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美国与以色列一道成为战后世界犹太研究的两大中心。战后美国犹太人口已达550万之多,几乎占当时世界犹太人口总数的2/5;伴随人口中心转移的是社会文化中心的转移,美国迅速取代欧洲成为新的犹太学术重镇。1948年,以犹太裔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命名的布兰代斯大学(Brandeis University)在波士顿成立,标志着犹太研究得到美国大学体系的接纳与认可。二战期间迁至纽约的YIVO也焕发出新的生机,对被毁的东欧犹太世界重新进行资料收集与学术研究,并迅速发展为有关中东欧犹太人最重要的资料库。1946年创办了《意第绪科学研究所年鉴》(YIVO Annual),成为发表东欧犹太人研究成果的首要阵地。

进入六七十年代,美国的犹太研究出现了快速的发展。根据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阿诺德·本德对美国学院和大学中犹太研究状况的调查,到1966年,犹太研究机构的数目比1945年增长了7倍。他列举了61个犹太研究领域的全职

^① 在意第绪语言学家诺克姆·斯蒂夫(Nokhem Shtif)、马克斯·韦恩雷奇(Max Weinreich)等人的提议下,1925年YIVO在柏林召开成立大会,它按照欧洲国家科学院的模式而建立,包括四个研究部门:语言学、历史学、经济与统计学、心理与教育学。其总部设在维尔纳,但一些重要研究部门在柏林(1933年迁至巴黎),纽约也有它的美国支部。二战前夕,YIVO图书馆收藏了4000部书籍和10000册犹太期刊,它的档案局积累了175000宗档案文献,成为体现意第绪学术成就的突出代表。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教席,并估计大约 40 所学院与大学提供“相当齐全的犹太研究本科教育”,另外 25 所学校“没有本科专业但提供许多课程”,这些提供犹太研究相关课程的大学几乎都排在全美前列,如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布兰代斯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纽约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布朗大学、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此外,提供研究生计划的大学数目也从 6 所增加到 20 所。^①这些发展都表明,美国在战后已成长为世界犹太研究的重镇。美国犹太研究的高度发展,代表着流散地犹太学术的最高水平,甚至超过贡献了《塔木德》的巴比伦,美国被誉为“新的巴比伦”或“新的亚历山大里亚”。^②

二战后初期美国犹太研究获得快速发展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首先,以色列的建国表明犹太人是一个活着的、发展中的民族,作为具有悠久历史并与现在有着密切联系的民族,它的历史与连续性值得研究。其次,犹太人在美国社会地位的提高,这种社会氛围促进了犹太研究的开展。许多美国人从历史渊源和文化内涵出发,将犹太教视为类同于新教、天主教的主要宗教,给予其仅次于后两者的第三大宗教的地位,特别是将美国精神定位为“新教—天主教—犹太人”(Protestant-Catholic-Jew)^③,使得仅占美国总人口 3% 的犹太人被赋予了美国 1/3 的宗教地位。再次,美国犹太人自我意识的增强为犹太研究创造了需要,并为开展这一研究提供了便利。纳粹大屠杀与犹太国家的再度建立增强了美国犹太人的民族认同,特别是 1967 年“六日战争”前夕以色列岌岌可危的处境促使了美国犹太人犹太意识的回归:“当代美国有许多犹太人基于其宗教信仰,想成为不失犹太身份的美国人,而以色列是最完美的解决办法。”^④这些都为犹太研究在美国的蓬勃开展提供了必要前提和思想动力。

这一时期美国犹太研究最具成就的领域为美国犹太人的研究,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学者。出于对美国犹太生活的肯定,并以之作为流散史的生存特例,美国犹太人从一开始就对美国犹太社团本身的历史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来自希伯来联合学院的著名学者雅各·马库斯(Jacob R. Marcus)先后发表《殖民地时期的

① Arnold J. Band, “Jewish Studies in American Liberal Art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merican Jewish Year Book*, Vol. 67 (1966), pp. 3-30; Leon Jick, ed., *The Teaching of Judaica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The Proceedings of a Colloquium*, New York: Ktav Publishing House, 1970.

② William W. Orach, “American Jewish Studies: Babylonia or Alexandria?” *Forum*, Vol. 37 (Spring, 1980), pp. 25-36.

③ Will Herberg, *Protestant-Catholic-Jew: An Essay in American Religious Sociology*,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1955.

④ Charles Liebman, *The Ambivalent American Jews*,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73, p. 73.



美国犹太人(1492~1776)》《美国犹太人(1776~1985)》《美国世界的犹太人:原始资料集》等,对美国犹太人的整个历史过程进行了充分的考察。^①在马库斯之后成为美国犹太史研究旗手的是布兰代斯大学的乔纳森·萨纳(Jonathan D. Sarna),他先后出版《美国犹太人的经历》《美国犹太教史》《犹太人与美国内战》等等。^②这些研究使美国成为美国犹太人研究的主要基地。

三、欧洲犹太学术在战后的复苏

战后欧洲犹太学术逐渐走向恢复,但其整体水平与战前的繁荣状况相比已经大大下降。经过纳粹大屠杀的空前浩劫,战后德国社会逐步扭转战前过分政治化的倾向,在学术领域开展了“去纳粹化”(Denazification),在此情况下犹太研究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③1959年,科隆市建造了一座德国犹太历史图书馆(Bibliothek Germania Judaica)。1964年,战后德国第一个犹太研究所也在此建立。次年,汉堡设立德国犹太历史研究所。进入70年代以后,许多大学纷纷设立犹太研究教席与犹太研究机构。海德堡犹太研究学院(College for Jewish Studies,1979年)、柏林技术大学反犹太主义研究中心(Zentrum für Antisemitismusforschung,1982年)、柏林自由大学犹太研究学院(Seminary of Jewish Studies,1983年)的纷纷成立,表明犹太研究在战后德国得到一定程度的复兴。

除此之外,犹太研究在英、法、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国,乃至东欧国家也都

① Jacob R. Marcus, *The Colonial American Jew 1492-1776*, 3 Vol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0; idem, *United States Jewry 1776-1985*, 4 Vols.,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9-1993; idem, ed., *The Jew in the American World: A Source Book*, Detroit: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6, etc.

② Jonathan D. Sarna, *The American Jewish Experience*, New York: Holmes and Meier, 1997; idem, *American Judaism: A Histo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Jonathan D. Sarna & Adam Mendelsohn, eds., *Jews and the Civil War: A Reader*,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10, etc.

③ 有关战后德国犹太学术的状况,参见 Shulamit Volkov, “Reflection on German-Jewish Historiography: A Dead End or a New Beginning?” *Leo Baeck Institute Year Book*, Vol. 41 (1996), pp. 309-320; Uri R. Kaufmann, “Historiography on Modern Jewry in Germany after 1945,” in J. T. Borrás & A. Sáenz-Badillos, eds., *Jewish Studies at the Tur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Vol. 2, Leiden: Brill, 1999, pp. 316-322.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有了一定的发展。^①从整体来看,战后欧洲著名的犹太学者已经大为减少,但牛津大学的塞西尔·罗斯(Cecil Roth)是其中的一位。与巴龙一样,罗斯反对犹太流散的流泪概念,1932年发表《最受迫害的民族?》^②一文驳斥所谓犹太史上的黑暗中世纪的说法,认为犹太人在流散地创造出许多杰出的文化成就;他还以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犹太人的贡献为例来证明犹太人在流散时期的创造力:“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我们有着成功融合的独特现象,而这许多在今天都是无法实现的愿望。那些翻译阿维洛伊著作的犹太人获得物理学家的声望,他们还从事天文志的编纂、戏剧的创作与表演、音乐的谱写等等,几乎遍布于各个领域……”^③他先后出版《犹太人对文明的贡献》(1938年)、《意大利犹太人的历史》(1946年)、《文艺复兴中的犹太人》(1959年)等^④,由于其突出的学术成就,1966年罗斯被推举为新版《犹太百科全书》的主编。

战后初期值得关注的欧洲犹太学术成就是,1956年,在伦敦建立起一所以原德国犹太社团领导人利奥·拜克名字命名的犹太研究学院——利奥·拜克学院(Leo Baeck College),以作为二战期间被毁的柏林犹太教科学高等研究所的继续。此前一年,利奥·拜克研究所(Leo Baeck Institute)在耶路撒冷、伦敦、纽约三地相继成立^⑤,主要以从哈斯卡拉到纳粹上台期间的德语国家犹太人的历史与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在成立之初,即明确其宗旨为:“该研究所致力于展示过去,力图客观忠实、不偏不倚、不带委婉地揭示许多个世纪里犹太男女所做、所悟、所想与所创造的一切,他们如何证明自己和他们在哪些方面没能做到,他们

① 有关战后欧洲犹太研究的情况,参见 Albert van der Heide & Irene E. Zwiep, eds., *Jewish Studies and the European Academic World*, Paris: Peeters, 2005; Zvi Gitelman, “The Phoenix? Jewish Studies in Post-Communist Europe,” *Journal of Modern Jewish Studies*, Vol. 10, No. 1 (2011), pp. 65-69.

② Cecil Roth, “The Most Persecuted People?” *Menorah Journal*, Vol. 20, No. 2 (July-Sep., 1932), pp. 136-147. 罗斯妻子给他传记的副标题取名为“没有眼泪的历史学家”,参见 Irene Roth, *Cecil Roth: Historian without Tears: A Memoir*, New York: Sepher-Hermon Press, 1982.

③ Cecil Roth, *The Jews in the Renaissance*,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59, p. xi.

④ Cecil Roth, *The Jewish Contribution to Civilization*, London: Macmillan & Co., 1938; idem, *The History of the Jews of Italy*,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46; idem, *The Jews in the Renaissance*, Philadelphia: Jewish Publication Society of America, 1959, etc. 有关罗斯对意大利犹太人研究的贡献,参见 David B. Ruderman, “Cecil Roth, Historian of Italian Jewry,” in David N. Myers & David B. Ruderman, eds., *The Jewish Past Revisited: Reflections on Modern Jewish Historian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28-142.

⑤ 耶路撒冷、伦敦、纽约三地利奥·拜克研究所的网站分别为: <http://www.leobaeck.org/>, <http://www.leobaeck.co.uk/>, <http://www.lbi.org/>.



如何处理生活中的问题以及犹太世界与欧洲世界之间的冲突。利奥·拜克研究所力图揭示源自中欧犹太人的社团发挥的历史作用——或许可能包括现在——它通过独一无二的历史遭遇而走向了悲剧性但并非可耻的终结。”^①

通过出版一系列著作与期刊,该研究所成为近现代德国犹太史领域首屈一指的研究机构。值得一提的是,该研究所自 1956 年起每年出版一辑《利奥·拜克研究所年鉴》(*Leo Baeck Institute Year Book*),在犹太研究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该杂志见证着利奥·拜克研究所由少数精英团体的文化论坛转变为具有国际影响的跨学科研究中心。利奥·拜克研究所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被誉为犹太教科学运动在战后的精神继承者:“(利奥·拜克)研究所的成就主要源自高度发达的历史意识,而这由犹太教科学运动在德国培育了一个多世纪。”^②

四、当代欧美犹太研究的主要特征

当代欧美犹太研究的首要特点就是,对社会科学方法的吸收与采用,特别是以色列建国后考古学的迅速发展,这些都为犹太研究提供了必要的补充,并直接导致研究范围的扩大。哈伊姆·拉斐尔将现代犹太研究范围的扩张视为一场“意识领域的转折点”^③。新的学科发展形势对编纂新版《犹太百科全书》提出了迫切需要:“在诸如开罗秘库与死海古卷的重大发现情况下,犹太学术的每一领域都经历着基本的修订,社会科学的方法——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应用于犹太历史研究之中,圣经时代的视角由考古学与对古代近东的新阐释所提供。”^④在戈德曼(Nahum Goldman)的提议下,编纂新版《犹太百科全书》(*Encyclopaedia Judaica*)的计划被提上议事日程。这项工作的开展得益于国际性合作的发展,尤其是以色列与美国学者之间的合作,希伯来大学的本锡安·迪努尔出任以色列编委会的主席,而亚伯拉罕·纽曼(Abraham Neuman)担任美国编

^① C. Hoffmann, “The Founding of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1945-1955,” in idem, ed., *Preserving the Legacy of German Jewry: A History of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1955-2005*,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5, p. 40.

^② Ismar Schorsch, “The Leo Baeck Institute: Continuity and Desolation,” in idem, ed., *From Text to Context: The Turn to History in Modern Judaism*, Hanover, N. H.: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370.

^③ Chaim Raphael, “Encyclopaedia Judaica,” *Commentary*, Vol. 58, No. 1 (August, 1972), p. 36.

^④ Shnayer Leiman, “The New Encyclopaedia Judaica: Some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Ariel*, No. 30-34 (1972-1973), p. 108.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委会的主席,随后为来自布兰代斯大学的亚历山大·阿尔特曼(Alexander Altman)接替。

这项规模浩大的学术工程正式启动于1966年,由塞西尔·罗斯担任总主编,1970年罗斯去世后由杰弗里·魏戈德(Geoffrey Wigoder)接替,全世界范围内的许多犹太学者被邀请提供帮助,克特出版公司具体负责出版事宜。该书超过2.5万个条目,每个门类都有自己的编者,总计有超过300个编者。根据魏戈德的话,“2.5万个条目中的每一个都经过18次编辑过程与32道技术程序”^①。全书分成20个主要类别,其下又细分为更小的门类。主要的门类有:《圣经》、希伯来语、闪族语言、第二圣殿时期、拉比文献、《塔木德》与塔木德时期、犹太律法、犹太哲学、神秘主义、中古希伯来文献、犹太教、犹太历史、犹太复国主义、当代犹太人、纳粹大屠杀、现代希伯来文献、犹太人对世界文化的参与、现代意第绪文献、美国犹太人、以色列地等等。由于工程的浩大,该书的作者群是国际性的。尽管有学者批评该书为“公共关系的产物”“不一致”等^②;但它无疑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许多学者对其给予极高的评价,将之誉为“耀眼的标志”“具有划时代价值的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工具”以及“各级学院、大学、学习班与所有公共图书馆的必买书”。

其次,犹太人作为一个全球性散居民族,当代欧美犹太研究的国际化趋势不断加强,开设犹太研究的大学或机构越来越多,它逐渐发展为一门国际性学科。二战结束后的二三十年间是犹太研究走向国际化的重要时期,众多卓有影响的国际犹太研究学术团体在此期间相继成立。为了增进美国犹太研究界内部的学术联系,美国犹太学者在1969年成立了犹太研究协会(Association for Jewish Studies,简称AJS),首任主席为莱昂·吉克(Leon Jick),会刊为《犹太研究协会评论》。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犹太研究协会已经成为世界犹太研究领域职业化水平最高的学术组织,汇集了美国犹太研究界的主要学术精英,通过开展各种有效的活动,为快速发展的美国犹太研究提供了重要指导。会员人数超过1800人,几乎遍布美国及加拿大的主要大学及研究机构。现任主席为来自布兰代斯大学的乔纳森·萨纳。

在著名学者雅各·纽斯纳的提议下,1981年,欧洲犹太学者成立了全欧范围的犹太研究组织——欧洲犹太研究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Jewish Studies,简称EAJS),首任主席为格扎·韦尔迈斯,会址设在牛津大学希伯来与

① Geoffrey Wigoder, “Making the Encyclopaedia Judaica,” *Jewish Digest*, (1972), p. 46.

② Solomon Zeitlin, “The Encyclopaedia Judaica,” *Jewish Quarterly Review*, Vol. 63 (1972-1973), pp. 1-28.



犹太研究中心(它是欧洲最大的犹太研究中心),发行会刊《欧洲犹太研究杂志》,其宗旨在于鼓励与支持全欧洲大学层面的犹太研究及教学,并增进对犹太文化、文明的重要性及其在许多个世纪中对欧洲文化的影响之理解。欧洲犹太研究协会是全欧洲的犹太研究协会,起初其成员主要来自西欧,1989年后东欧国家纷纷加入。如今其成员来自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丹麦、爱沙尼亚、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马耳他、荷兰、挪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西班牙、瑞典、瑞士及英国等30多个国家或地区;而且,英国犹太研究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 for Jewish Studies)、法国犹太研究委员会(Commission Française des Archives Juives)、德国犹太研究协会(Verband der Judaisten in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 e. V.)、荷兰犹太研究协会(Nederlands Genootschap voor Joodse Studiën)、意大利犹太研究协会(Associazione Italiana per lo Studio del Giudaismo)、西班牙犹太研究协会(Asociación Española de Estudios Hebreos y Judíos)、波兰犹太研究协会(Polskie Towarzystwo Studiów Żydowskich)等都是其团体会员。现任主席为索邦大学的尤迪斯·施兰格(Judith Olszowy-Schlanger)。

战后欧美主要犹太研究协会一览表

协会名称	成立时间	主办机构	协会会刊	协会宗旨
北 美				
犹太研究协会 (Association for Jewish Studies, 简称 AJS)	1969	美国犹太历史协会	《犹太研究协会评论》	在高等院校及科研机构推动犹太研究
加拿大犹太研究协会 (The Association for Canadian Jewish Studies, 简称 ACJS)	1976	加拿大犹太历史协会	《加拿大犹太历史协会杂志》(1977~1988)、《加拿大犹太研究》(自1993年起)	开展加拿大犹太人的历史研究
拉丁美洲犹太研究协会 (Latin American Jewish Studies Association, 简称 LAJSA)	1982	密歇根大学	《拉丁美洲犹太研究》	推动拉美犹太人作为流散犹太分支及拉美族群组成部分的研究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续表

协会名称	成立时间	主办机构	协会会刊	协会宗旨
北 美				
美国波兰犹太人研究协会 (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olish-Jewish Studies, 简称 AAPJS)	1984	波士顿犹太社团	《波兰犹太人研究》	推动对于东欧尤其是波兰犹太人的研究
中西部犹太研究协会 (Midwest Jewish Studies Association, 简称 MJSA)	1989	普渡大学	《溯法尔: 犹太研究跨学科杂志》	从跨学科的角度推动犹太研究
西部犹太研究协会 (Western Jewish Studies Association, 简称 WJSA)	1995	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溯法尔: 犹太研究跨学科杂志》	在美国西部与加拿大大学者中推动犹太研究
欧 洲				
英国犹太研究协会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Jewish Studies, BAJS)	1975	牛津大学	《英国犹太研究》	在英国范围内推动犹太历史与文化的研究及教学
欧洲犹太研究协会 (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Jewish Studies, 简称 EAJS)	1981	牛津大学	《欧洲犹太研究杂志》	推动欧洲的犹太研究及教学

20 世纪的最后十年, 以色列研究作为一个与犹太研究相并列的国际性学科获得了迅猛的发展, 它是以当代以色列的历史、政治、社会与文化等为研究对象的跨学科研究门类。以 1985 年以色列研究协会 (Association for Israel Studies, 简称 AIS)^① 的成立和 1996 年《以色列研究》杂志 (*Israel Studies*) 的创刊为标志, 以色列研究正式发展为专门的学科门类。近年来开设以色列研究的欧美大学急剧增多, 截至 2017 年底, 美国已有 20 余所大学设立以色列研究机构, 1993

^① 该协会的网站为 <http://www.aisisraelstudies.org>, 会刊为《以色列研究评论》(*Israel Studies Review*)。



年成立的美国—以色列合作委员会(American-Israeli Cooperative Enterprise, 简称 AICE)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欧洲学者也不甘落后,成立欧洲以色列研究协会(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Israel Studies),致力于在欧洲大学中开展以色列研究。^①以色列研究的快速发展,并未使犹太研究走向萎缩,而是以新的形式推动着后者的国际化。

当代欧美犹太研究的第三个特征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冲击和影响。进入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与多元文化主义思潮的影响下,犹太研究日益呈现出多元化、碎片化的趋势。后现代主义对当代的犹太史书写产生了强有力的冲击,传统的宏大叙述逐渐被解构,许多学者不再把犹太历史视为一个连贯统一的整体,犹太历史从单数(Jewish history)的形式变为复数(Jewish histories)。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2002 年由大卫·拜勒主编的《犹太人的文化:一部新历史》(*Cultures of the Jews: A New History*)。^②这部通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犹太史著作,其标题中的“文化”一词用的是复数形式,意指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犹太文化。拜勒对此用意解释道:“与历史学家卡洛·金斯伯格和文学批评家斯蒂芬·格伦巴特(Stephen Greenblatt)一样,我们的目标是致力于展现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犹太世界内部不同团体之间的文化交流。聚焦于断裂与不连贯,以及不同地区与不同时代的犹太文化(Jewish cultures)之间的不同。”^③犹太人在各地的多元发展,使得无法再以某些固定的标准对犹太史进行书写。

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女性主义思潮在欧美犹太研究中兴起。许多女性主义学者通过研究表明,在传统犹太社会,犹太女性的地位并没有那么低下,她们由于无法接受教育和进行学习而成为被压制的失语群体,这只是体现为文本中的无权地位,并非是历史的真实情况。学者伊兰指出,古代世界的犹太女性在许多方面参与了宗教及社会活动,她们并非是完全被动的弱势群体。^④有学者根据中世纪的大量社团档案,研究了犹太女性在社团经济活动(特别是高利贷)中

① Michael Kotzin & Elie Rekhess, “The State of Israel Studies: An Emerging Academic Field,” in Dean P. Bell, ed., *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Jewish Studies*,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pp. 317-348.

② David Biale, ed., *Cultures of Jews: A New History*,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2002.

③ Michael Brenner, *Prophets of the Past: Interpreters of Jewish History*, translated by Steven Renda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07-208.

④ Tal Ilan, *Jewish Women in Greco-Roman Palestine: An Inquiry into Image and Status*,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5; idem, *Mine and Yours are Hers: Retrieving Women's History from Rabbinic Literature*, Leiden: Brill, 1997; idem, *Integrating Jewish Women into Second Temple History*,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99.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15辑

的重要作用^①；还以 19 世纪初的犹太女性沙龙为例，强调女性意识的觉醒成为犹太社会启蒙的标志之一，这一研究也成为犹太妇女史的重要亮点。^②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解构男性优势地位的路径逐渐占据了主流。

随着女性研究发展而来的是，一些学者开始探究犹太历史上的身体与性（包括同性恋）等问题。这方面的代表学者有桑德尔·吉尔曼与丹尼尔·波亚林等人。吉尔曼从分析犹太人的自我憎恨出发，探究了身体“畸形”对犹太人自我形象理解的影响；他还借助精神分析理论分析了犹太人的器官在现代的不同内涵及其社会意义。^③托德·普赖斯纳发表《有肌肉的犹太教：犹太身体与更新的政治学》，探究犹太身体如何被犹太复国主义运用作为一种民族复兴的隐喻。^④大卫·拜勒的《爱神与犹太人》对犹太人的性爱观念进行了从圣经时代直到当代美国的全方位研究。^⑤丹尼尔·波亚林也认为性的观念在传统犹太社会并非不存在，而是很早即已扎根；他先后发表《性欲的以色列：塔木德文化中对性的阅读》《并不英勇的行为：异性恋的兴起与犹太男性的发明》。^⑥在此基础上，他一反之前的犹太形象研究（即认为犹太人的身体形象在前现代是十分虚弱的），强调犹太知识分子在建构现代犹太人的过程中，人为将传统犹太身体形象阴柔化，故而是一种“并不英勇的行为”（Unheroic Conduct）。

① Avraham Grossman, *Pious and Rebellious: Jewish Women in Medieval Europe*, translated by Jonathan Chipman, Hanover, N. H.: Brandeis University Press, 2004.

② Deborah Hertz, *Jewish High Society in Old Regime Berli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③ Sander L. Gilman, *Jewish Self-hatred: Anti-Semitism and the Hidden Language of the Jew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6; idem, *The Jew's Body*, London: Routledge, 1991; idem, *Smart Jew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Jewish Superior Intelligence*, Lincoln & Londo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1996.

④ Todd S. Presner, *Muscular Judaism: The Jewish Body and the Politics of Regener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⑤ David Baile, *Eros and the Jews: From Biblical Israel to Contemporary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2.

⑥ Daniel Boyarin,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Reading of Midrash* *Indiana Studies in Biblical Literature*,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0; idem, *Carnal Israel: Reading Sex in Talmudic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idem, *Unheroic Conduct: The Rise of Heterosexuality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Jewish M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Daniel Boyarin et al., eds., *Queer Theory and the Jewish Ques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etc.